

老兵刘亚军22年扎根大兴安岭守护山林——

山的考题 兵的答卷

■刘婧斯 张德浩 曹修武

最美退役军人

黑龙江省塔河县,是我国最北的边境县,也是大兴安岭高寒禁区中的最北最冷区域。距离县城90多公里的一个深山管护站,就是全国“最美退役军人”、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林业局盘古林场管护员刘亚军的家。

这里没有手机信号,收不到电视节目。与刘亚军相伴的,是一只为看守管护站而养的狗,一群冬季大雪封山后作为食物来源的鸡和鸭,还有几本翻得掉了页的书。

当太阳爬上树梢,刘亚军把干粮装进挎包,把镰刀别在腰间,骑着摩托车向林海进发。将摩托车停在小路边,他徒步走进深林。林子里很安静,除了偶尔传来的鸟鸣声,只能听到他的双脚踩在落叶上的声音。

从刘亚军成为“守山人”的那天起,这片林场没有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,森林面积、森林蓄积量、森林覆盖率一直在增长。

“最偏最远,最北最冷”,在这样的地方,如何坚持下去?

“我从工作起就把根扎在这里了。干了这一行,就要好好干,就要坚持干到底。”面对大山给出的“考题”,老兵用最朴实的行动给出了答案。

“宁可自己遭罪,不能让大山‘受伤’”

大兴安岭的冷,不只在冬天。“6月还在上冻,早上骑摩托车巡山,得穿羽绒服。”刘亚军说,“一年到头只有7月的太阳,能让人暖和到骨头里。”

然而,来到这么冷的地方,是刘亚军的无奈——“1987年,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时,我正在部队服役。从新闻中看到森林被烧得黑秃秃,我第一次觉得绵延的大山在大火面前是那么脆弱。当兵为了保家卫国,我那时候想,以后要是有机会,我也愿意去守护祖国北方的这片森林,不让山上出现火情……”

1989年,刘亚军退役。听在塔河县做小生意的父亲说起盘古林场招人,他决定不回老家牡丹江市,而是收拾行囊前往大兴安岭。从加工木材,打更到烧锅炉,兜兜转转一大圈,刘亚军最后在林场管护员的岗位上稳定下来。

2002年,随着盘古林场进行资源管理体制改革,刘亚军和妻子将上初中的女儿托付给家在牡丹江市的姐姐照顾,来到新设立的、距离场部近50公里的深山管护站,以家庭承包的方式,承担起近16万公顷的护林任务,把家安在了大山上。

然而,大山“迎接”他们的方式,并不友好——“刚来时住帐篷,每天睡觉都像躺在风口上。后来盖了砖房,还是冷得浑身发抖。”

“到了夏天,蚊虫都冒了出来。最吓人的是蜱虫,叮一下及时处理没什么大事,可有时候蜱虫太多了我也害怕。



有一次我巡山回来,从摩托车上扫下来20多只。”

“春秋是重点防火期,山区规定3级风以上不许生火,5级风就要停电。一到大风天,只能喝凉水、吃冷饭。”

这些还不是最难熬的。尽管一直以来心向大山,可当刘亚军的世界里只剩下大山时,那份“向往”变成了孤寂。

“刚进山的时候,我最盼着有人来。无论是领导检查,还是有人路过,总想多说会儿话,留他们吃顿饭,不舍得让他们走。”刘亚军回忆。

“还守吗?”望着连绵起伏的大山,刘亚军问过自己。可想起那年山火过后,新闻报道中那黑的山、黑的树,刘亚军的心很坚定:“宁可自己遭罪,不能让大山‘受伤’。”

实在寂寞怎么办?“我偶尔会跑到林子里,抱着树大喊几声。”刘亚军说,“听听大山给我的回声,心里就舒服多了。”

22年过去,刘亚军骑坏了6辆摩托车,换过40多条车胎,磨破70多双胶鞋底。他的世界依然只有大山,他的生命却像林子里的落叶松,挺拔向上。

“万千生灵,是大兴安岭的礼物”

2014年,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。说起管护站盖了新房没那么高兴,说起林场给他配了冰箱也没那么激动,但说起一条运木材的老路,刘亚军满眼笑意:“停伐10年,这条运木材的路上已经长满三四米高的树。虽然现在它们‘腰杆’还不够硬,但以后总会变成林子的。”

受气候影响,大兴安岭的林木生长期很短。管护站不远处有棵白桦树,6月刚发芽,8月就黄叶了。这样的情景让刘亚军很感慨:“人们常说‘十年树木’。在我们这儿,10年还只是一棵小树,所以我们林场人要尽力为它们创造

好的生存环境。”

天牛是林场里常见且威胁性较大的害虫,最不受刘亚军“待见”。

“那东西顶烦人,咬开树皮就往树干里钻,还在里面产卵。一旦让它繁殖起来,树就成片地死,太心疼了。”一到夏天,刘亚军就变成“侦察兵”,“我从山下看到一只天牛,就赶紧顺着山沟往山上走,看到山上天牛变多,就立刻通过电台联系护林员灭虫。”

在刘亚军和其他林场工作人员的精心管护下,森林生态环境越来越好。豹子、猞猁、雪兔、棕熊等“左邻右舍”,还时不时到他家“做客”。

有一年,一头大棕熊连续十几天“光顾”管护站,大快朵颐吃光了70多只鸡和10多只鸭子。虽然心疼,刘亚军还是开解妻子:“那些家禽都抵不上大棕熊珍贵。”

不仅仅是大棕熊,其他动物来“串门”,刘亚军也尽力“招待”。他总是把喂鸡的槽子填得满满的,让松鼠、雪兔和不知名的小鸟来用“自助餐”。有一年大雪封山,管护站门前来了两只小豹子。看着它们在雪地里撒欢儿,跑一会儿还盯着自己看,刘亚军的寂寞顿时消散:“那场面,够我乐好几天!”

除了“请客吃饭”,刘亚军还常常解救“邻居”于危难。一些偷猎者在山里放粘网、下套子,他见到就马上清理掉。碰到被困住的雪兔,他一边安抚一边帮它解套。“我就怕它挣扎,冰天雪地的,受了伤这小家伙就活不成了。”刘亚军说。

多年来,刘亚军共救助各类野生动物1000余只。早已把自己看作大山一分子的刘亚军坚信:“万千生灵,是大兴安岭的礼物。”

“昧心钱,一分都不能拿”

盘古林场的人都知道,刘亚军在原则问题上“软硬不吃”。

一年冬天,刘亚军看见一辆卡车驶进相邻管护区,一眼就看出是要去盗伐木材。他骑上摩托车追过去,眼看就要追上,却因积雪路滑摔倒在地。刘亚军拖着受伤的胳膊继续追赶,最终迫使卡车停了下来。四五个人围住刘亚军,威胁他:“这不是你的管护区,不要多管闲事。”

“那可刘亚军一点也没退让,那伙人见遇上了‘硬茬子’,只得驾车离开。”

眼看“硬”的不行,有些人就来“软”的。托人说情,送烟送酒,给“过路费”……面对种种诱惑,刘亚军的回答只有一个:“不行!”

“昧心钱,一分都不能拿。”刘亚军说。

多年的山林生活,给刘亚军带来不少病痛。他患有风湿,一到夜里左腿膝盖下方就发痒,“伸手挠又总感觉挠不到地方”。右手拇指和食指神经末梢坏死,拿东西时使不上劲。

参加2023年度全国“最美退役军人”发布仪式后,从北京返回大兴安岭时,接机的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工作人员多次问刘亚军“有什么困难”,他一次又一次回答:“没有。”

“什么工作都得有人干,何况我是党员,又是老兵。党和国家已经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,这些年林场也在改善我们的工作条件,我能做的,就是把工作干好,把大山守好。”刘亚军说。

明年,刘亚军即将退休。大山需要“守山人”,“守山人”也不愿离开大山。看着眼前起伏的山岭,刘亚军对笔者说,也像是对大山说:“我和领导说了,如果缺人,我还能继续干……”

图①:刘亚军骑摩托车巡山。

受访者供图

图②:刘亚军在管护站前。

吴斯渤摄

图③:刘亚军到小溪边打水。

受访者供图

图④:大兴安岭林海远景。

吴斯渤摄

制图:王秋爽

老兵永远跟党走

“预备——唱!”江西省南昌市一家军事主题幼儿园的操场上,稚嫩的童声响起,江西“最美退役军人”喻立猷正在带领孩子们高唱《歌唱祖国》。

除了学唱红色歌曲外,在喻立猷开办的5家军事主题幼儿园里,队列训练、打军体拳、读红色绘本等,也是孩子们的“必修课”。

“孩子们很有兴趣,家长们也很支持。”喻立猷说,家长把孩子送到军事主题幼儿园,不仅是为了强健孩子的体魄,更是希望培养他们坚毅的品格。

2010年,喻立猷带着三等功和“优秀士兵”的荣誉退役回乡。因为曾在武术学校就读的经历,身体素质出众的喻立猷起初在一家培训机构担任武术教练。他发现不少孩子体质偏弱,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——开办一家注重增强体质和培育品格的军事主题幼儿园。

2015年,喻立猷拿出积蓄、筹集资金,在招募专业教师、履行相关办学手续后,开办了一家军事主题幼儿园。幼儿园“以中华武术强健孩子体魄,以军事体育磨炼孩子意志”的教育理念,一度受到家长欢迎。可看到孩子冬天在室外训练时手和脸冻得通红,回家后直喊累,心疼不已的家长陆续带着孩子转园。运营了1个学期,喻立猷的首次创业以失败告终。

南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后,一直心怀“创业梦”的喻立猷前去咨询,希望听听“娘家人”的建议。与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交流后,喻立猷重新梳理了办园思路:给孩子上课前,先开设“家长课堂”,全面介绍办园理念;组织孩子训练时,坚持因材施教、循序渐进。2018年,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帮助和喻立猷的努力下,重新开园的军事主题幼儿园走上正轨,渐渐有了规模。

走进幼儿园,孩子们穿着迷彩园服,教室、走廊里张贴着英雄人物的事迹。喻立猷说,在军事元素和红色文化的熏陶下,孩子们的爱国意识、集体荣誉感和身体素质不断增强,日常生活中也更加懂事。

一次,喻立猷带着孩子们乘坐公交车外出参加演出。看到车上有几位老人,孩子们不约而同地起身让座。见孩子们身穿整齐的“迷彩服”,有乘客鼓励道:“你们都是好孩子,长大了到部队去,保家卫国!”

一次室外活动,喻立猷指导孩子们双手俯撑在地上,训练体能。不一会,一个孩子脸颊发红、额头冒汗。即便喻立猷告诉他“可以休息一下”,他仍努力保持身体不动。喻立猷后来问他,才知道因为几天前自己给孩子们讲过邱少云的故事,这个孩子想向英雄学习,不“暴露目标”……

“开办幼儿园,离不开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帮助和社会的支持。作为老兵,我有义务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。”工作之余,喻立猷加入南昌市“老兵宣讲团”,走进中小学校、街道和社

呵护「幼苗」茁壮成长

■胡雪萍 罗陈晨



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。他还组建了一支教官团队,到当地高中和职业学校担任军训教官,定期开展军事训练,鼓励学生参军报国。

2023年,喻立猷获评江西“最美退役军人”。“每棵保家卫国的‘大树’,都是从‘幼苗’成长起来的。作为一名‘兵教师’,我愿意去做那个浇灌的人,呵护‘幼苗’茁壮成长。”喻立猷说。

上图:喻立猷给幼儿园的孩子讲革命历史。 刘晓毅摄

毛遂自荐

■莫光书

曾在军旅

1978年,我入伍到驻四川某部服役。当时在新兵连,吃饭的时候没有桌子、板凳,我们以班为单位,在空坝子上蹭成一个圆圈,把菜盘、汤盆围在中间。分管生活的副班长一声令下,大家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一天午饭前,我留意到连部那个“圆圈”中,多了一个穿着“四个兜”的陌生身影。一位战友告诉我,那是特务连连长,来新兵连挑选好苗子。

在那之前,我听战友们聊起过特务连。他们说,特务连是执行特殊任务的连队,每名战士都有通信、侦察、驾驶等一技之长,只有文化程度高、头脑聪明、军政素质过硬的兵才能入选。战友们们的话,“挠”得我直痒痒。

新训期间,我各项课目的训练成绩都名列前茅,还是新兵连篮球队和宣传报道组的成员。我想,自己应该具备成为一名特务连战士的素质,便伸长脖子期待着。

没想到,那天下午正课队集合时,新兵连连长点了7位战友的名字,让他们随连连长一起去连部会议室。我一下子明白了,他们是新兵连推荐给特务连的兵。我是连队的锣鼓——没响了。我感到好像一盆冷水从头顶泼下来,一下凉到脚底板。

“为什么没有推荐我?”也许是“特务

连”3个字对我的吸引力太大,一个大胆的想法从我心里冒出来:毛遂自荐。

“这样会不会太冒险?”尽管心有纠结,我还是下决心试一试。

连部会议室旁边有条小路,是赵连连长离开时的必经之路。休息时间,我独自到小路一侧等候,想把赵连连长“堵”住。20分钟后,会议室的门打开,传来赵连连长的脚步声。声音越来越近,我的心仿佛要蹦出来了,事先想好的词全都忘到了脑后。

“报告连连长!”我鼓足勇气一个箭步冲上去,立正敬礼。

“你,有什么事吗?”赵连连长有些吃惊地问我。

我吞吞吐吐地说出自己想去特务连的想法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?有什么特长?”听清我的来意,他耐心地询问我的情况。得知我加入了新兵连宣传报道组,他让我到附近的一块黑板上写几个字。

写粉笔字是我的拿手好戏,读小学时就出过黑板报。抬起胳膊,我工工整整写下一行板书。

“好,写得好!”赵连连长哈哈笑着,“埋怨”起新兵连连长,“没想到他们还跟我打‘埋伏’……”说着,他带着我去找新兵连连长,详细了解到我是高中毕业后参军,军政素质都很过硬。新兵连连长正是觉得我是个好苗子,才舍不得让我去别的连队。但见我执意要去特务连的想法很坚定,他痛快地表示愿意“放行”。

我终于如愿加入了特务连。

做老干部满意的“勤务兵”

■北京卫戍区朝阳第十二离职干部休养所勤务分队分队长 马成志

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,在平凡岗位上实现不平凡的人生价值。——马成志

老干部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。我们干休所保障的老干部中,有土地革命时期的老红军,有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八路,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老解放军。他们历经枪林弹雨、见证沧桑巨变,为党领导的革命、建设、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能照顾守护他们,我感到无比光荣,更感到责任重大。

干休所老干部平均年龄超过90岁,普遍进入“两高期”,容易出现突发状况。一天凌晨,车辆调度室电话铃声响起,门诊部通知一位老干部突发心脏病,需要马上送医治疗。我和其他4名战士迅速赶往老干部家中,用救护车把



他及时送往医院。老干部康复出院时,我又把他送回家。他一直拉着我的手,不停说“谢谢”。

为了给抢救赢得更多的时间,我带着分队骨干和门诊部医护人员共同研究,优化急救流程,反复实操演练,

情系功臣暖桑榆

左图:马成志(左一)抱着行动不便的老阿姨下车。 作者供图